

虽也曾几经禁绝，但还是以它独具的价值传世，并成为清代笔记中一支色彩浓郁的鲜花，它“察物也精以核，谈义也博而辨，其陈辞也婉而多风”，极其真实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，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

“苟日新”探

《大学》：“汤之盘铭曰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其实，首句苟日新本不需探，为什么要探？有什么可探？现将笔者思路汇报一下：《师斿簋》铭文有“敬夙夜……”一词，《师虎簋》铭文也有此词，但虎铭拓本的敬字缺少右半字。所缺处并无蚀花，似非拓手技术问题。若系制范时漏刻了半个字，却又为何不补？诚然，拓本少笔画是常有的事。后在《甲骨文字帖》见“驚呼”、“驚謂”二词的驚字，均系以敬字左半字代用。

《说文》敬字从苟（此字读棘己力切）不是从苟。大概甲骨文苟就是敬。因疑金文中苟也通敬。制范时所据底稿原作苟，刻者据原稿刻时刻溜了手按敬字刻，刻了一半方才住手。以致苟字不居正中而偏左侧。查阅了《甲骨文字典》和《金文编》，才确知《师虎簋》左半敬字也是敬字。

《大学》孔注：苟诚也，苟日新释“诚能日新”，笔者以为《大学》传二章中引圣王修身格言以证上文经一章中一连串“而后”的精神。经文的意思是修身必先正心诚意。正心，诚意便是一个敬字。孔注“诚能日新”用的是假设之辞，而圣王修身是必然之事，安用假设！窃疑“苟日新”乃“苟日新”之误，亦即“敬日新”之误。

• 马向欣 •